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一九九八年香港上水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考察報告

譚思敏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香港新界上水金錢村一年之中最熱鬧隆重的日子就是福德大王神誕(土地誕)。每年農曆正月,在金錢村內的宗福神廳¹都會進行大規模的祭祀儀式(日期以問杯決定)。今年的神誕活動在正月初八至二十一日舉行,首先在正月初八進行「開燈」儀式,而主要的祭祀活動就是十八、十九的「調朝」²儀式、十九至二十一日為期三晚兩日公演五場的梨園粵劇和二十日的搶花炮活動及盤菜宴。據侯村長透露,一九九八年籌辦福德大王寶誕所花費用達三十萬港元,而不少村中兄弟需要向公司請假以協助此次寶誕活動的進行,村內的何東小學亦因為福德大王寶誕而放假數天。從旁觀者看來,此舉可謂勞師動眾和勞民傷財。但正如侯根全族長說,福德大王誕的慶祝活動已有很久的歷史,對金錢村更有獨特的意義,所以「不能不攬」。

一. 金錢村侯氏的歷史簡介及金錢村得名的由來

金錢村位於香港新界北部,在粉嶺高爾夫

球場、行政長官別墅(前港督別墅)和金錢村匯豐別墅附近。金錢村是一單姓村落,除少數租住者外,村內大部份均為侯姓居民。據說因村後的山岡狀似蝴蝶,而村的地形亦甚渾圓,有若金錢,堪輿家稱之為「蝴蝶玩金錢」,因而得名。

根據《香港新界侯氏族譜》資料記載,新界侯族(指現今分佈在新界河上鄉、金錢、燕岡、丙岡和孔嶺一帶的侯姓宗族)的始祖為宋進士五郎公(1023-1086),他是在當時廣州府侯氏六大房³中番禺縣分遷新安縣一房的始祖,五郎公四傳至叔隅公(1114-1172),生仲猷、仲宴。大致而言,居於河上鄉的侯族大多是仲猷的後人;而居於丙岡的大多是仲宴的後人,而位於此兩地之間的金錢村侯族則兼有仲猷和仲宴的後人。因為在元末明初,十一世祖卓峰公(仲猷後人)開基河上鄉,五子本立由河上鄉遷居谷田後,其子務恒、務瓊二公復由谷田遷入金錢開基。⁴另一方面,在元末明初,仲宴後人在谷峰嶺開基(即現今孔嶺),至明末,谷豐嶺一系十七世祖宣化(號

¹由於金錢村侯族沒有建立全村族人共有的宗祠,故宗福神廳成為全村侯族祭祀儀式的中心。

²區達仁和張瑞威把粉嶺彭氏所舉行同類型的祭祀活動稱為「太平洪朝」。參區達仁、張瑞威:《粉嶺太平洪朝》,載《華南研究》,1期(7月),1994,頁25。

³廣東六大房為廣州府南海縣一房、番禺縣一房(分支新安縣一房)、新會縣一房、香山縣一房;肇慶府恩平縣新興縣一房和嘉應州一房。參新界侯氏族譜委員會編:《香港新界侯氏族譜》(香港:該會,1986年),頁7。

⁴同上。

省凡，1575-1661)在丙岡開基；再四傳至孟郎公(1672-1748)和仲郎公(1714-1785)之時，兄弟倆同由丙岡遷往金錢。仲郎有次子倬雲於乾隆五十五年(1788)戊甲科以詩經中式，成為舉人，任靈山教諭；⁵其弟倬漢亦為例貢生，可謂兄弟競秀。從上可見金錢村是兼有今卓峰系和谷豐嶺系(丙岡系)後裔的新界侯族村落。

二．金錢村福德大王神誕的傳說

福德大王誕是整條金錢村的居民一起舉行的大規模公共活動，這種活動有著確認地域範圍，整合地區宗族勢力的功能，是村中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活動。但是，有關金錢村福德大王誕的文獻記載可謂絕無僅有，所以參與村民所舉行的寶誕慶祝活動和進行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的訪問，對保存和了解民間的宗教活動非常重要。以下是筆者今年在金錢村福德大王誕的參與觀察和訪問記錄。

據侯根全族長透露，金錢村以福德大王為全村主神是有一個故事的。據說在數百年前，村中有一位侯姓人士為皇帝心腹，後因事被朝廷下令捉拿，他走到村前的社稷壇前祈願，聲稱社稷大王若能助他避過這次厄運，保佑他將來出人頭地，他發誓一定會把暴露於風雨下的社稷壇帶入屋（意指為它建神廳）。結果此人真的逃過那次災難，後來更當上朝廷大官。由於深信得到社稷大王保佑，所以此人亦履行承諾，為社稷大王建神廳。據族長所言，所有土地公原不能「入廳」，但在這大官的批示下就可以破例「入廳」，為村民所拜祭。

族長進一步指出這人有可能就是在乾隆年間中學的金錢村味峰一房二十二世祖侯倬雲。由於他為官公正嚴明，所以皇帝送他一塊寫著「奉告其正」的牌匾。他更可在村內豎立插有「侯」字的旗幟的圍杆，旗幟在數十里外也可見到，以示金錢村的官是名副其實，而並非如當時很多其他村落假裝自己有官員的身份。據

說侯倬雲辭官後在村內曾建「歸田府」，面積非常大，共有一百零八道門，但已塌毀多時。而現今仍存在於金錢村內的「味峰祠」亦是倬雲所屬味峰一房所擁有。聽說此房在風光之時，常以穀物鋪在地上，讓人騎在馬上經過時當作「地氈」，可見此房富有的程度。

當我們研究新界一些鄉村（如龍躍頭鄧氏、河上鄉侯氏、吉澳村等）的歷史時，往往會聽到有關一個地方家族被抄家的口頭傳說。科大衛認為此家族是元末明初在華南一帶勢力很大的高官——何真的家族。他更進一步指出這些新界村落的發展和擴張是建基於何真家族的沒落的。⁶而金錢村社稷大王的歷史亦涉及族人被朝廷追殺，最後因神恩保佑而得任高官的傳說。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當時的村民誤將何真家族的興衰史與金錢村本身的歷史發展結合的結果。此外，從侯倬雲中舉可猜想在當時河上鄉分支金錢村一系和谷豐嶺分支金錢村的味峰一系共處之時，應以後者的勢力較強，而且較富有。

福德大王神誕的慶祝活動在戰前均每年舉辦，從沒間斷，但是在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後的最初兩年因經費缺乏曾經停辦。據說在停辦慶祝活動期間，村內發生很多不吉利的東西，所以村內長者堅持重辦慶典。自此，慶祝福德神誕的活動每年都有舉辦，一直到現在。

三．金錢村福德大王神誕的儀式

農曆正月初八

正如上文所說，這項祭祀活動以「調朝」儀式為最重要。在討論金錢村的「調朝」前，我們首先要清楚與此賀誕有密切關係的「開燈」儀式。「開燈」意思即是為過去一年有男丁出生而酬謝神恩和進行人口登記。金錢村每年均會在農曆正月進行此儀式，而舉行日期每年不同，基本是以族長於月初問杯的結果決定。而

⁵《嘉慶新安縣志》，卷15，選舉表 鄉科，頁130。

⁶David Faur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50-151.

在「開燈」儀式後隨即為竇誕進行請神儀式。金錢村的福德大王和社稷大王一向被供奉在金錢村外一條高速公路旁的社稷大王壇，所以每年均會由族長連同於過往一年添丁的男戶主（又名「丁頭」）負責抬著神轎往迎神，然後再把神供奉到村內的宗福神廳。

農曆正月十八日（公曆二月十四日）

下午至晚上七時三十分 預備工作

據村民說，近十多年來金錢村例於農曆正月十八日以「宗福堂」⁷的名義在宗福神廳內進行為期一晚的「調朝」儀式及祭祀活動。放於神廳正殿的是上述從金錢村外的社稷大王壇迎回來的兩個木牌神位，上面分別寫著「保護鄉土主福德正直之神位」和「護鄉社稷感恩大王之神位」。而在天階的地方另設一個神廳，在壇上的沙盤則插放著象徵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天君和星君的木籤。此外，大會亦要預先將功曹和功曹馬放在天階內。一般相信功曹是坐在馬上，負責將關文送到天廷。

儀式正式進行前，需要把多種不同的祭品預備妥當。做朝要預備的物品包括紮架大龍衣、福祿米、豬首、豬肉、雄雞、朝魚、生果、蘿蔔、大香、白酒、茶葉和香燭等。祭品由村民分別放到指定的祭神地方。

擺放在不同地方的齋酌反映出各神位階的不同。放在宗福神廳內的正殿和天階的齋菜份量是五砵齋、五杯茶、五杯酒和五杯飯，而放在金錢村外的社稷大王壇前的是一砵齋、兩杯茶、兩杯酒和兩杯飯，至於灶君就只有一砵齋、兩杯茶、兩杯酒。由此我們可看到同為土地神，但處於神廳內、外之分別和土地與灶君的差別。

晚上八時正 開壇做朝

由三位喃嘸先生帶同「朝首」十四人主持整個儀式活動。根據金錢村的朝首簿，「朝首」

分十甲，即是分十年輪值，每甲有十二至十五人不等，由村內侯姓已婚的男丁戶口所組成，代表全村居民參與整過調朝活動。

1) 祭煞

喃嘸首先在天階插有代表五個方位和五行木籤的神壇前唸經祝禱，然後拿著一名「五雷號令」的物體不斷敲打壇前的桌子，每敲打一次，喃嘸師傅均會喝一口符水然後噴出，反覆進行多次。接著，喃嘸步行至正廳，不時吹響手持的號角和舞動手中的劍，且不斷把符水噴到劍上。據在場一位喃嘸的徒弟說，這個儀式的作用是要鎮壓五方的邪氣和煞氣，潔淨神壇，以保村民平安。

2) 誦關文、發送關文

「祭煞」完畢，喃嘸再為功曹和功曹馬「上花掛紅」。喃嘸師傅分別在功曹和功曹馬的頭部掛上桃紅布和振三頭花。之後，喃嘸師傅開始唸誦村民向神祈求合境平安、四季興隆、五穀豐收、老人福壽等願望的文章，文章內寫上所有金錢村侯姓男戶主的名字。唸誦完畢後，喃嘸便以一生雄雞的雞冠蘸酒，然後把染酒的雞冠往關文掃去，再拿筆為關文點朱，稱為「開光掛紅」。接著就將開了光的關文插放在功曹上，隨即焚化，象徵把村民的祈願送往天廷。

3) 貼榜

化關文後由朝首將長達十數米、寫有「金榜題名」的巨幅紅紙徐徐貼在宗福神廳正門外牆上，榜文與下述關文都是祈求風調雨順，人畜平安，榜文亦記有金錢村侯氏男丁的姓名。據朝首透露，村民很重視自己的名字是否被記在榜上，如發現有漏記男丁的名字，朝首將會被村民嚴厲指責。啟榜後各人便回家休息。

農曆正月十九日（公曆二月十五日）

⁷「宗福堂」是金錢村侯族的組織，成年的侯族族人，無論是卓峰系或谷豐嶺系的後裔，只要婚後在朝首簿上登記，便成為其中的成員。

大清早，大會把已被屠宰但還未有煮的生豬作為祭神之用。由於村民說此豬在拜神後是帶有神性的，所以不能拍照。祭祀完畢後，屠豬的工人便根據村公所登記的戶數，在宗福神廳內進行分酢(又稱朝肉)，每戶可取得一份重約兩斤的豬肉，而今年所分的酢有一百四十九份。據村長說，在十多年前是沿門分派朝肉及靈符的，但現在因各戶主的住所經常有變動，所以改由各戶自行往宗福神廳領取朝肉。

上午十時三十分 「扒船」

儀式開始由喃嘸法師主持。法師手持鐺鈴和一碗符水，逐家逐戶拜訪，在舞師和鑼、鼓樂聲相伴下，法師會在每戶的神位和灶君神位前噴符水，而朝首則跟在後面，手持一艘若單層西式輪船的紅色紙船向各戶收集象徵污穢的米餅、金銀衣紙和果品，最後把收集到的「污穢物」帶到金錢村內松園的一條已雜草叢生的河流焚化，代表著驅除整條村的污穢。根據一些村老透露，過去百多年都是在這裏焚燒象徵污穢的紙船；再訪問租住松園三十多年的外姓村民，得知對著松園就是松柏塋村。相傳松柏塋一地本為侯族所擁有，但後來轉贈給曾作侯族佃農的村民作為住宿之所。

喃嘸、朝首和醒獅隊隨後經過村中兩個已被鐵籠圍著的水井，水井旁放有寫著「龍泉龍神之神位」的石頭。喃嘸將數片生菜放在井旁，並向其噴符水，而獅子則行作揖之禮。據說因為在早期的農業社會，水源對每條村都非常重要，而這兩口井曾養活村中的居民和牲畜，對全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下午一時 午膳

各朝首集合於神廳內共進午膳，師傅將分酢後朝豬餘下的各種內臟和豬頭骨用來煲粥，以作為對各朝首的辛勞的一點謝意。

下午三時 劈五方、劈沙羅、化榜文

喃嘸師傅頭戴紅巾、穿著有龍鳳圖案的啡色裙子，手持一長柄斧和牛角，從神廳步行至門外空地上，口中不斷唸誦著經文。在問清楚在場村民向東的方向後，就開始以長柄斧在地上劃上「井」字，然後再把一些元寶蠟燭放置

在上面。同一儀式分別在象徵東、南、西、北、中五個方向重覆進行，稱為「劈五方」。村民認為這是代表開井。「劈五方」完成後，喃嘸便吹響手持的牛角，並在五方的中央放置一個從朝豬割下、吹脹了氣的豬胃(即沙羅)，然後再舉長柄斧劈下，完成後再吹牛角一次。村民認為這兩個儀式可幫助全村興旺，合家平安和大吉大利。他們更稱過往在這兩個儀式完結後，喃嘸師傅會一直往村內奔跑，各小朋友便爭相追趕，如能以竹竿打向喃嘸師傅的臀部便代表來年事事順利，但現在已沒有再進行這儀式了。

兩個儀式完成後，數名「同慶堂」會首便把貼於神廳正門牆上的「龍虎榜榜文」從尾至頭慢慢除下並捲好放進神廳內的天階地上。而喃嘸師傅在重新換上紅衫黑帽後，就跪下開始誦讀「正一混元酬恩洪朝福果關文」。最後把所有衣紙、龍衣和之前已除下的榜文一併焚化，整個「做朝」儀式可謂圓滿結束。

晚上七時 粵劇開鑼

為期三晚兩日的粵劇於這晚正式開鑼，今年金錢村請來演劇的是彩龍鳳劇團。

農曆正月二十日(公曆二月十六日)

上午十時 於侯宗福神廳奉演例戲

粵劇戲班演員按照事前定下的程序，在奉演日戲前，走下戲棚到宗福神廳奉演例戲。由於神廳前的空地狹窄，為慶祝福德大王誕而特別蓋搭的戲棚，並非設在宗福神廳的對面，而是設在廳之左方相距約十米外的空地旁。因為福德大王沒有被迎往戲棚的對面，故演員要親身來到福德大王前奉演「八仙賀壽」、「跳加官」、「天姬送子」這三套例戲。在演員奉演例戲之時，二十位穿著整齊西裝的「會首」則站立在演員後。

上午十時三十分 同慶堂拜神儀式

這個儀式是由村內一個名曰「同慶堂」的組織舉辦。在「同慶堂」之下的會員稱為「會首」，現仍存有三甲，每甲有二十人，即各會首三年便要輪值工作一次，比「朝首」所需輪

值的次數頻密得多。在戲班演員相繼離開神廳後，穿上藍色長衫的侯根全族長連同其他十多名「會首」便會進行拜神儀式。儀式程序有宣讀禮文祝文，期間會放炮、奏樂、同慶堂會首就位叩拜、主祭者負責上香、奠酒、獻果品、全盒和幣（即金銀衣紙），然後將祝文連同衣紙一併焚化。儀式完成後，村民紛紛將早前放在神壇前的拜神物品如燒豬、生果等各自帶回家中。

下午二時 搶花炮

福德神誕每年均有搶炮活動，搶炮地點設在金錢村的松園空地上。村中父老主持燃點為數共九個的炮頭後，再由村民及附近親友互相爭奪。過往只有金錢村的兄弟才有搶炮的資格，但在近年，只要得到村中兄弟擔保，所有外姓的男、女人士均可參與搶炮活動，以增加氣氛。聽族中村民說，自從政府立例禁止搶花炮活動後⁸，金錢村是少數被默許保留此傳統的村落。而據多位村民所講，正月時分氣候多雨，但數十年來竟不曾在搶炮時下雨，故他們深信神靈對此活動的欣悅。今年仍根據過往慣例，吉時一到便大放鞭炮，然後由一位族中父老主持搶花炮的儀式。他點燃預先放置在一個高台上的花炮炮蕊，每隔五分鐘便會發放一炮，一聲炮響，村民就會搶奪射出的炮蕊，首先搶得花蕊舉手者便成為該年花炮的擁有者，並可得到相當可觀的炮金利是和其他意頭禮品。如果說「扒船」是象徵除去污穢，那麼，搶炮就是帶來吉利。九炮的花炮禮物如下：

第一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三節電筒一支;電熨斗一個;金介子一只六錢零八厘;的確涼⁹雙封六碼一條;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一百六十元。

第二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

手表一個;洋傘一把;金介子一只一錢六分三厘;金介子一只二錢五分四厘;金介子一只二錢四分;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二百三十元。

第三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石英鐘一個;男裝自動遮一把;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三百三十元。

第四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金介子一只四錢零分七厘;鬧鐘一個;西衣絨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一百三十元。

第五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鬧鐘一個;金介子一只一錢六分二厘;金介子一只一錢六分六厘;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九十元。

第六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鬧鐘一個;五節電筒一支;收音錄音機一個;金介子一只一錢二分四厘;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四百八十元。

第七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防水電筒一支;男裝縮骨傘一把;金介子一只三錢七分五厘;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一百八十元。

第八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五節電筒一支;鬧鐘一個;西衣料一套;票尾六百三十元。

第九炮：炮金五元(明年還二十元);炮竹二元(還五元);炮膽十元;火肉一斤(還三斤);三節電筒一支;鬧鐘一個;金介子一只三錢三分;的確涼雙封六碼一條;票尾二百八十元。

下午四時 吃盤菜

搶炮完畢後，大會隨即在宗福神廳內左翼的書塾空間和神廳門外的空地擺設數十圍盤菜宴，用以招待代表各政府部門蒞臨的嘉賓、各村民和醒獅隊，宴會約在六時三十分結束。

⁸香港政府於1966年暴動後禁止公眾藏有火藥，亦因此間接取締了搶花炮活動。

⁹「的確涼」是一種布料。

農曆二月七日（公曆三月七日）

在族長問杯擇定吉時吉日後，便要舉行送神歸位。儀式開始時由族長連同部份丁頭在宗福堂前進行躬禮，然後把福德大王和社稷大王的神主牌移到神轎上，由神廳直接送回原處。整個福德大王神誕就在一片爆竹聲中結束。

四. 問題討論

以上的記錄可清楚看到福德大王誕是以「宗福堂」和「同慶堂」的名義舉行，而整個賀誕可分成兩部分來看：「宗福堂」的朝首所負責的是安排整個「調朝」儀式，而「同慶堂」的會首所處理的是「調朝」儀式後的演戲、搶炮和盤菜宴的一切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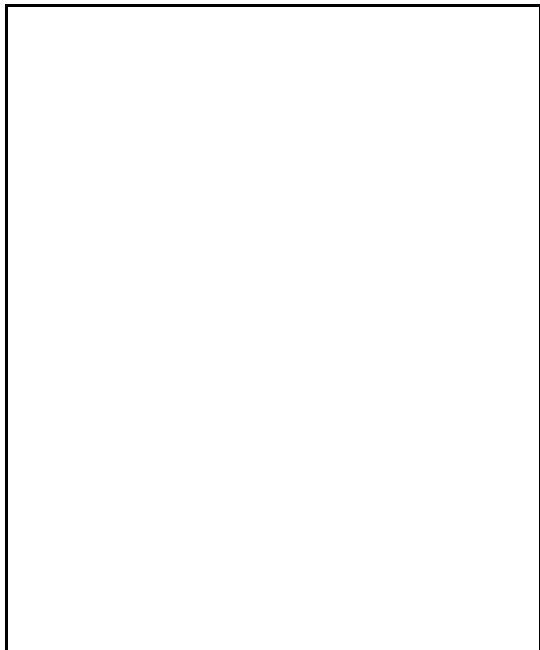
「調朝」儀式可看成是宗族性和排他性的。據金錢村村民說，「調朝」儀式只為村內的侯姓村民而設，在整個祈福活動中，都是以金錢村侯族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因而在關文和榜文中只包括金錢村男丁的姓名。而整個活動的費用由公產支付。據土地註冊處的資料，金錢村福德神誕廳是屬於「宗福堂」的名義擁有，¹⁰而司理為侯復興（據英文姓名翻譯）¹¹，其下有不少田產，是全村的共同財產，但是只有那些在鄉公所登記成為「朝首」的侯姓戶主才有資格分享其收益。據說記錄在朝簿的戶口資料就是「太公」分錢的依據，所以村民非常重視自己的名字是否被記錄在榜文中。由此可隱見村民的祭祀成員資格是義務性亦帶有強迫性。深一層看，這個「朝首」制度甚至可以說是有著確認村民資格的功能，只有村民被共同納入這個神誕和儀式時，才體現出他們屬於同一族群和社區。此例子再一次反映了宗教活動如何被網羅進社會宗族權力網絡之中。

相比之下，「會首」的制度較為鬆散和自由。「同慶堂」下設三輪「會首」，每一輪有

二十人，只要是村中男丁，在結婚成立一戶後，於每年正月初二的會員大會可向鄉公所登記成為「會首」，然後就會被安排到各輪次中。不過，聽說由於「會首」制度屬自願性質，堂下資產不多，加上輪值頻密，因而近年願意加入的人不多。可能由於此原因，一些外姓人士也有機會參與賀誕的活動。

金錢村的粵劇和盤菜活動在缺乏公產的情況下仍能每年舉行，很大程度是借助各侯姓村民、外姓人士及附近商舖的捐助。根據張貼於宗福神廳門外的「恭祝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粵劇捐助芳名」名單，可見到侯姓與非侯姓人士的捐款數目相若，後者的捐款額佔總捐款額約四成，比例算是很大。不知是否此原因，雖然演戲、搶花炮和盤菜宴的籌備工作均由「會首」負責，但搶花炮活動則開放給非侯姓的人士參與。

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亦有助我們了解村內卓峰和谷峰嶺味峰房兩大系之間的權力關係和更迭，而喃嘸先生在整個活動中角色的轉變等課題，皆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



¹⁰ "Property particulars: Kam Tsin Tsuen Lot No. 38 in D.D 92", printed materials on 23-7-98 at the North New Territories Land Registry.

¹¹ 這位司理人在資料上的英文原文為 Hau Fung King，資料同上。

瀉尾京族起源神話與跨境文化連繫

張兆和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廣西防城瀉尾村的越南裔京族社群將位於村中心的一座廟宇稱為“哈亭”。他們在亭內供奉五個神祇，分別由神壇上放成一排的五個木製牌匾所代表。在中央的一個牌匾代表著瀉尾京族的最高守護神——白龍鎮海大王，亦即每年「哈節」所祭祀的那個神祇。該節日由農曆六月初十始，共持續七天，期間有一系列的典禮儀式。¹

瀉尾是一個向海討生活的漁民社區，當地人以鎮海大王作為地方守護神實在不難理解。有關鎮海大王的信仰，除了將瀉尾相連到與經濟營生有直接關係的自然和超自然世界外，亦將當地社區與北部灣沿岸社區關連起來，形成一個區域性社會文化網絡概念系統。有關哈節起源的神話故事，正好反映了這樣的一個概念系統。這個故事名為“三島傳說”，亦是瀉尾社區在北部灣沿岸社區網絡的歷史脈絡中起源的神話。這個神話記載在當地一位京族學者所編輯的《京族民間故事選》一書中：

南海北部灣西北端海岸上有座山，叫白龍嶺。從北海到東興的來往船隻都要經過這裡。白龍嶺上有個很深很深的石洞，裡邊住著一只巨大的蜈蚣精。每有船隻經過洞前，它就要吃一個人，要是不送一個人給它吃，它就興風作浪，把船掀翻。

一天早上，東興的碼頭上來了一個乞丐，他骨瘦如柴，衣衫破爛，背一個幾十斤重的大南瓜，向船邊走來，對船老闆說：“如果你們的船去北海，我想順路搭您的船去，不知道行不行？”

老闆聽說乞丐要去北海，心裡暗暗高興：“這回有送給蜈蚣精吃的人了！”想到這裡他便熱情地對乞丐說：“明早辰時初刻開船，你來吧。”

乞丐得到船老闆的允許，就待在碼頭上一直等到天亮。

天亮了，這艘船慢慢地駛出了北侖河，進入了北部灣。快到蜈蚣精的洞口時，乞丐叫船工幫他煨熟了一個大南瓜，說是自有用途。

“嘩嘩”的浪濤聲響個不停，船隻在翻騰的大海上越來越顛簸了。這時，蜈蚣精從洞裡游了出來，浪濤特然減弱了，蜈蚣精扒住船舷，張開了血盆大口。船老闆對乞丐說：“乞丐公，委屈你了。”說著，動手要把他推下海。乞丐擺手說：“你等一等，先把煨熟的南瓜拿來給我。”當船老闆把南瓜拿給他時，乞丐立刻把那煨得滾燙滾燙的大南瓜高高舉起，用力朝蜈蚣精的嘴裡砸去。蜈蚣精一口吞下大南瓜，燙得它嚎啕大叫翻滾起來。海水隨著它的翻滾掀起一排排山峰一般的浪頭，船隻劇烈的顛簸著。船上的人個個面如白蠟，唯有乞丐安然自得地倚在船舷上。說也怪，不管風有多大，浪有多高，這船就是翻不了。原來，這乞丐就是好心的神仙變的。再說蜈蚣精在海裡沒翻騰多大一會就斷作三截：頭一截，身一截，尾一截。這三截屍首一齊捲進了海浪裡。

後來，那三截屍首就變成了三個島：一個是巫頭島，一個是山心島，一個是瀉尾島。“京家三島”就是這樣形成的。那神仙到底又是誰呢？傳說是鎮海大王。京族在三島上建立的“哈亭”，裡面供的就是鎮海大王的神位。瀉

尾，巫頭每年在六月初十，山心在八月初十，都要祭神唱哈祈祝海上漁業豐收。²

¹「哈」在當地越南語的意思是唱歌。「哈節」的典禮儀式中有很多歌舞活動。

²蘇潤光等編，《京族民間故事選》，頁1-3。北

有關這個神話故事的圖象被繪畫在哈亭門外長廊的屋檐上，包括斷作三截的蜈蚣精屍首，在波浪中的船，和熾熱的大南瓜。類似的圖象亦被繡在哈亭祭祀典禮工作人員的彩衣上。在節日的首天，哈亭門外的陳列板上寫著這個故事供來客閱覽。其實，類似這版本的神話亦曾出現在各種有關京族的出版物中。但當我和一個以前曾擔任哈節宗教典禮儀式主禮人的村長老談及這個神話時，我聽到一個稍為不同的版本。根據這位村長老的說法，蜈蚣精死後的屍首斷為四截，而非三截。額外的一截屬於蜈蚣精狀似鉗子的口部，最後變為瀉柱島。以當地的白話(廣府話方言)發音，瀉柱島的“柱”字與牙齒的“齒”字借音。瀉柱島位於越南境內，稱為茶古島，與瀉尾隔海相望，僅距二十多公里。據瀉尾村長老說當地的京族社群在歷史上與越南瀉柱島上的居民有密切的連繫。

編輯《京族民間故事選》一書的京族學者是蜈蚣精神話故事上述第一個版本的作者。當我向他詢問關於其他版本時，他說其實“蜈蚣精屍首斷為四截”的說法較為真確，但他與其他京族學者因政治考慮的原故將這說法改寫成“蜈蚣精屍首斷為三截”。他解釋說因為瀉柱島並不屬於中國，所以不能列入這個神話故事之內，以免在觀念上混淆官方所劃訂的國界和中國境內京族的身份。

我在《京族簡史》一書中也找到蜈蚣精這個神話故事。故事在蜈蚣精被殺後便完結，缺了關於蜈蚣精的屍首斷為多少截和每截變為那個島的情節。³《京族簡史》是關於京族歷史的官方權威版本，產生自八零年代中期中國政府為每一個少數民族編寫一本民族史的國家計劃。這位京族學者的解釋正好為該書有關蜈蚣精故事情節的刪減

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

³《京族簡史》編寫組，《京族簡史》，頁48。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4。

下了註腳，幫我們明瞭箇中原因。

當我讀到由一個官方調查組於一九九五年所寫的一個報告時，我發現蜈蚣精神話故事的另一個版本。⁴ 這版本雖然述及蜈蚣精屍首斷為三截，但有別於在八零年代刊物中蜈蚣精屍首斷為三截的說法。根據這個較早期的版本，蜈蚣精屍首尾部的一截變為瀉尾島，中間的一截變為瀉柱島，而頭部的一截變為塗山島。作者指出塗山的舊名叫“頭山”，其中第一個音節在當地白話中指謂頭部。據說塗山是位於越南北部靠近海防的一個小島，並且是瀉尾京族的祖居地。在一本地地方文獻中記載，京族由塗山遷到瀉尾定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五一一年。⁵

這些關於瀉尾社區起源神話故事不同版本的發展，似乎反映了當地京族跟他們在越南的祖居地社群漸漸脫離的情況。現在已沒有瀉尾村民記得其中一截蜈蚣精屍首變為他們祖居地塗山這一個版本。瀉尾村長老所熟知的“蜈蚣精屍首斷為四截”的版本，刪除了瀉尾與祖居地塗山的連繫，但仍然保持與隔海相望的越南境內瀉柱島的連繫。近年來京族知識份子刊物中推廣的“蜈蚣精屍首斷為三截”的版本，更進一步將當地京族社區的神話起源圍於中國國境之內。

⁴ 嚴學君等，“防城越族情況調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廣西京族社會歷史調查》，頁80。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

⁵ 嚴學君等，“防城越族情況調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編輯組，《廣西京族社會歷史調查》，頁78。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7。

唐代嶺南貢荔小考

楊寶霖

(東莞政協)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是膾炙人口的唐代詩人杜牧的詩句。引得楊貴妃「笑」的「一騎紅塵」，來自何方？歷來有不同的說法。

宋蘇軾《荔枝嘆》詩有句云：「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永元貢荔，指東漢和帝永元（89-104）年間嶺南貢荔事，見《後漢書》卷四《孝和帝紀》。唐天寶（742-756）中貢荔，蘇軾認為是「蓋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路進入。」（見中華書局鉛印本《蘇軾詩集》卷三九《荔枝嘆》自注）蘇軾友人蔡襄也認為：「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荔枝），歲命驛致。」（《荔枝譜·第一》）南宋初年的朱翌也說：「荔子（略）唐天寶取之涪。」（《猗覺寮雜記》卷上）這是宋人的意見。

但是，在唐人著作中，找不到四川涪州貢荔的依據。有之，是嶺南貢荔。杜甫《病橘》詩有句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他又在《解悶十二首·其九》寫道：「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入長安的荔枝，是「炎方」所獻，炎方，指嶺南而言。杜甫為當時人，見聞真切，且其詩紀事翔實，有「詩史」之稱，杜甫所言，當得其實。唐代中葉的李肇在《國史補》卷上記道：「楊貴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北宋初年，史官樂史作《楊太真外傳》更詳說其事：「（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唐史遺事》又云：「乾元（758-760）初，明皇幸蜀而回，嶺南進荔枝，上感念楊妃，不覺悲動。」如果說，這是稗官小說，不足為憑，就請看正史吧：

《新唐書》楊貴妃傳云：「妃嗜荔枝，必欲

生致之，（嶺南節度使張九章）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又同書《禮樂志》載：「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荔枝香》。」《資治通鑑》的《唐紀》三十二云：「玄宗天寶五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這可見天寶間所貢之荔，為廣東產。

天寶時所貢之荔，也有說是廣西產的。與杜甫同時稍後的詩人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象郡，唐為嶺南道象州象郡，即今廣西象州縣。桂陽，唐屬嶺南道連州連山郡，以境有桂陽山得名，即今廣東陽山縣境。林邑，唐屬嶺南道林州，寄治日南郡，以後叫占婆、占城，在越南中南部，《舊唐書·地理志》謂距「京師一萬二千里。」由象郡往長安，絕不會「馬走先過林邑山」。鮑防此詩所言地域十分紊亂，是詩人誇大貢荔的道路遙遠而設的。因此，其謂象郡貢荔，並非實錄。又有說荔枝是荊南貢的。唐代元稹《元氏長慶集》卷三九《浙東論罷進海味狀》中有云：「臣伏見元和十四年（819）先皇帝特詔荊南令貢荔枝。陛下即位後，以其遠物勞人，只令一度進送，充獻景靈（霖按：「靈」當作「陵」，景陵，憲宗葬處），自此停進，當時書之史策，以為美談。」荊州南郡，開寶元年（742）改為江陵府江陵郡，其地未聞有荔枝出產。元稹狀中「荊南」的「荊」字，殆刻本有誤。檢《新唐書·地理志》所載各地土貢，貢荔枝的，僅廣州南海郡（見《新唐書》卷四三《地理》（七）《嶺南道》）。

結合杜甫詩及《國史補》《新唐書·楊貴妃傳》《新唐書·禮樂志》、《楊太真外傳》、《資治通鑑》諸書所言，唐代所貢之荔，為南海所產。

香港歷史檔案介紹

香港歷史檔案處所藏的視像資料

香港歷史檔案處

香港歷史檔案處除收藏有政府檔案、私人手稿、照片、地圖、政府刊物外，亦有保存一批為數不少的視像資料。在今年年初，我們更自政府新聞處接收了一批為數約共四百套，主要是由政府新聞處製作的影片，大為豐富了我們這方面的收藏。

在這批新收的影片中，大部分是由新聞處拍攝的政府宣傳片和紀錄片，攝製時間主要為一九六零至七零年代，而最早的則在一九五零年代中期拍製。政府新聞處在一九五零年代初改組後，其職責明確定為：向香港公眾介紹和推廣英國和香港政府的施政，與及向世界各地介紹香港和推廣香港的形象。因應職能的需要，政府新聞處便製作了大量的的宣傳片和紀錄片。

在六、七十年代時，香港政府積極推行各種社會革新(諸如打擊貪污、推廣道路安全、提高防火意識等)與及投資多項大型建設，而當時政府新聞處的宣傳片正是為配合政府推行這些政策而製作的。這些宣傳片很多都以宣傳歌曲和口號來包裝，其中留給市民最深刻印象的莫如：「垃圾虫，垃圾虫！亂拋垃圾損市容」(宣傳清潔香港運動的歌曲)和「生龍活虎莫追龍」(禁毒常務委員會宣傳反吸毒意識的口號)。此外，在七十年代製作的宣傳片中，新聞處常會邀請當時知名度高的影視紅星參與演出，來加強宣傳效果，例如已故粵劇名伶梁醒波曾協助宣傳市政局的選舉，鼓勵市民登記為選民和參與投票，而古裝武俠片影星姜大衛則曾客串演出反吸毒的宣傳片。這些當年在戲院、電視台和流動影院播放的政府宣傳片，現在各位都可以在檔案處內看得到。

一些由新聞處製作的影片，尤其是那些包含不同題材的紀錄片，除會在香港播放外，亦會透過英國新聞處(Central Office of Information)在世界各地，包括英國和英聯邦等國家播放。在這些紀錄片中，除有總體介紹香港各方面發展(如“*This is Hong Kong*”和“*Report to the God*”)外，亦有的是專題式的新聞紀錄片，其中的內容包括有介紹香港的傳統節日和盛事(如包山節、天后誕、端午節、香港節、農展會)、香港的大型建設(如開發新市鎮、興建公共房屋、水塘、海底隧道)、醫療和社會福利(如對抗傳染病)以至一些災禍和社會問題等。此外，政府新聞處亦有將英國皇室成員(如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雅麗珊郡主、安妮公主)和英國官員訪港時的活動拍成紀錄片，在本地和英聯邦國家播放。

此外，新聞處還有不少影片記錄了今天已鮮為人知的有趣事情。例如在七十年代初期，教育署曾舉辦過一個市區、鄉村學生交換計劃。透過此計劃，一些在港島區和九龍區的學生可以有機會跑到新界的鄉村學校體驗農村生活，而那些在新界農村的學生，則被安排到中環鬧市逛街，觀看高樓大廈和乘坐山頂纜車。在城市與鄉村界線愈來愈模糊的今天，年青人可能從未曾想過以前的學校裡有過這樣「新奇」的活動！

在檔案處新收的新聞處視像資料中，尚有少部分是由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電視節目，例如七十年代甚受市民歡迎的「獅子山下」和一系列反吸毒、反貪污的電視宣傳節目。

至於在檔案處原來的視像資料中，值得一提的是由一位戰艦設計師 Norman Trevan，在

三十年代居港時拍攝，記錄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八年香港社會風貌的影片。這套影片的內容相當細緻和多樣化，其中包括有香港仔漁村、街頭小販、新年喜慶活動、交通運輸(如山頂纜車的行駛)等。

以上的視像資料記錄了香港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社會面貌，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個時期

的香港社會。為了方便保存和讓公眾人士觀看，檔案處已將全部視像資料翻錄成卡式錄像帶。有興趣的市民可在辦公時間內，到我們在觀塘翠屏道十三號香港歷史檔案大樓一樓的公共服務部，查看視像資料目錄和預約觀看影片時間(查詢電話：2195-7724)。

「華南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講座述要

潘淑華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華南研究會及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自 1995 年起擬定每年合辦一次週年講座，邀請兩位年青講者在相關的研究領域中發表演說。今年的講座在華南研究中心和古物古蹟辦事處協助之下已於三月二十八日順利完成，主題是「華南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講者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張小軍及香港大學歷史系的馮志明。前者以福建一個村落為例子，探討了在傳統中國農村社會中一直發揮著凝聚及統合力量的宗族組織在民國時期的衰落；而後者則討論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同鄉關係在香港人力車伕的生活、工作、以至集體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張小軍的講題是「鄉村政治化與宗族的衰落--以民國年間福建一個鄉村為例」。他指出福建玉田縣「陽村」(村名為虛構)中的數個宗族在民國時期逐漸趨向衰落：祠堂被用作屯糧、辦學或鄉公所，作為宗族領袖的族長所享有的權力也大不如前。一般對宗族衰落的解釋是宗族失去了維繫宗族成員關係的土地或族產，又或是國家政權向鄉村的滲入使國家系統削弱甚至取代了鄉村原有的宗族結構。但張小軍認為這些解釋有不足之

處。他提出「文化實踐」(cultural practice)的概念來解釋晚清到民國時期宗族衰落的現象。他認為整個宗族衰落的過程始於社會文化的改變。晚清以來的政治文化及五四新文化對宗族及宗法制度作出嚴厲的批判，這些批判同時亦為人們(尤其在鄉村中擁有權力的鄉紳)對「宗族」這種組織提供了新的文化解釋。當在新的文化體系中，宗族已失去過往的政治象徵意義及價值時，宗族被宗族的成員及精英所放棄。換句話說，宗族衰落是人們對「宗族」的新意義進行理解的結果。

而馮志明的講題是 *Gaining Strength through Diversity: Rickshaw Labour and Ethnic Identities in Hong Kong* (從分化獲得力量--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香港人力車伕之族群身份認同)。他指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香港人力車伕可根據他們所來自的地域及所用的方言而分成三個族群：來自海陸豐的鶴佬人、來自潮汕地區的潮州人、以及來自廣州及其周邊地帶的本地人。縱然離開了家鄉，對這些來到香港的「異鄉人」來說，同鄉關係在工作以至生活各方面都仍然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同鄉的人來到香港後集中居住於同

一公寓，依靠鄉里的介紹覓得工作；同鄉的情誼亦令他們在異鄉得以互相扶持，緩和孤獨的感覺。更重要的是，同鄉關係網絡成為這些人力車伕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勞工及政治運動的基礎。經馮志明的統計，香港的人力車伕在 1883 年至 1926 年間共進行了九次集體行動，當中包括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及反抗香港政府所推行的交通規則的勞工運動。雖然同鄉關係一方面起著動員勞工力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亦帶來相反的結果：由於人力車伕與僱主（人力車及住宿的提供者）間有著同鄉的情誼，因而「中和」(neutralize)了他們之間的階級矛盾，導至以反對僱主為目標的集體行動極為罕見。

在這次講座中，我們可以理解，宗族組織以至族群的認同並不是自然而然的結果，而是根據

社會及文化發展而產生及變化的。在張小軍的個案中，「宗族」可說是一種文化選擇，國家及社會文化的改變促使人們「選擇」放棄宗族這種社會組織。而在馮志明的研究中，生活的實際需要促使人們在異鄉發展甚至加強了故鄉的社會關係和身份認同。而兩篇文章的取向也有互相補充的地方：除了國家及社會文化的改變外，在宗族成員的日常生活中宗族結構是否真的失卻了實際的作用而導至其衰落？另一方面，若我們把馮志明的研究課題放到民國時期的中國本土，我們可以思考的問題是：國家的論述不時把「同鄉主義」斥為「封建」、「落後」，此類批判對同鄉組織的發展及人們對同鄉組織的態度有何影響？相信晚清到民國時期有關宗族發展及族群認同的課題仍有不少有待我們開拓的空間。

活動消息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 華南研究會會員大會暨聚餐

會員大會

議程

- (1) 報告及通過九七至九八年度會務及財政報告
- (2) 討論來年工作計劃
- (3) 其他

聚餐

日期：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五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教職員餐廳

費用：每位港幣 80 元

***歡迎各會員及非會員參加，每名參加聚餐的會員皆可獲贈「十周年紀念品」乙份。

本地歷史文化田野考察系列四 中、西區文物徑之旅

日期：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

集合地點：中環遮打花園銅像下

費用：全免（全程皆以步行方式進行）

參加辦法：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七日前

致電 2358-7774 報名

（會員優先）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古物古蹟辦事處、華南研究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華南研究工作坊系列」(一)

「中心與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

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華南研究會協辦

作為「華南研究工作坊系列」的第一講，本中心將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假香港科技大學舉辦一名為「中心與邊緣-----當代新儒學的歷史處境與文化理想」的演講系列。是次演講系列的中心主題，如標題所示，乃在於探討作為自由主義、共產主義之外，當代中國思想主要潮流之一的儒家思想，如何在存亡絕續之際，以華南的港、台地區為其根據地，重獲其發展生機的時代背景，及此一思想上的「再出發」所標示文化理想的特色。

是次講座系列，承蒙現任台灣清華大學中文系楊儒賓教授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翟志成教授垂允，分別環繞上述主題作兩次專題性的演講。按楊教授的兩個講題為：(一)五四運動的另一翼：新儒家對中國現代化的解釋和(二)人性論的爭辯：毛澤東與港、台新儒家；而翟教授的兩個講題則分別為：(一)由「花果飄零」到「靈根再植」-----當代新儒學在港、台的再出發和(二)馮友蘭思想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轉變。很明顯地，楊、翟兩位教授的前一講都是對新儒學的整體發展所作的比較全面性的鳥瞰，而其後一講則是對此一潮流的某一個面相所作的聚焦性的分析。

楊、翟兩位教授乃是當代新儒學研究領域內中青一輩學人中的中堅份子。楊教授為台大中文系博士，除現任教於清華大學之外，曾先後任教於韓國外國語大學、並擔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日本東京大學和九州大學訪問學人。研究興趣為儒家哲學、神話哲學及身體理論，而主要論著則包括《儒家身體論》和《莊周風貌》，並有譯著多種。翟教授則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史學博士，曾先後從新儒學代表人物徐復觀及杜維明兩先生問學。主要興趣為新儒學在當代的發展，而

其論著除了其研究熊十力思想的博士論文外，有《當代新儒學史論》、《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和即將付梓的《馮友蘭後傳》，並有散文集數種。這次得到兩位教授蒞臨擔任主講，其必為極富啟發性的講座，可以拭目以待。

此外，在四個演講之後，並邀得中文大學哲學系劉述先講座教授主持圓桌會議，以總結兩日來的講演與討論。劉教授之為當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固不待多作介紹；而會議之參與講評的學者還有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的馮耀明、葉錦明、黃敏浩和陳榮開諸位教授，可以想像，是次講座系列，將掀起熱烈而深刻的討論。

有關詳情，可向華南研究中心查詢，或直接與統籌此事的陳榮開博士聯絡。

1998年11月21日(星期六)

五四運動的另一翼：新儒家對中國現代化的解釋(楊儒賓)

由「花果飄零」到「靈根再植」-----當代新儒學在港、台的再出發(翟志成)

1998年11月22日(星期日)

人性論的爭辯：毛澤東與港、台新儒家(楊儒賓)

馮友蘭思想在一九四九年後的轉變(翟志成)

圓桌會議(劉述先主持)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7332室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暫定)

第六屆社會史及文化人類學工作坊

The 6th Annual Workshop in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 華南研究會協辦

Speaker: Professor Helen Si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U.S.A)

講者：蕭鳳霞教授 { 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系 }

**Title: Fine-tuning Culture, History, Power and Place: A Twen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through South China**

題目：文化、權力與歷史時空：二十年華南田野考察之旅

Language: English

語言：英語

Lecture 1 第一講

Explorations in Theory: The Modern, the Post-modern and Beyond

理論的探討：超越現代與後現代

10:00 a.m. - 12:00 noon, 19-8-1998

1998年8月19日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Lecture 2 第二講

Power: Rethinking the Reach of the State in Revolution, Literature, Rituals and Festivals

權：在革命、文學、儀式與節日中尋找國家

14:30 p.m. - 16:30 p.m., 19-8-1998

1998年8月19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Lecture 3 第三講

History: Grounding the Language of Lineage, Community and Ethnicity

歷史視野：宗族、社區和族群的語言

10:00 a.m. - 12:00 noon, 22-8-1998

1998年8月22日上午10時至中午12時

Lecture 4 第四講

Culture: Where Were the Women, Merchants and Places at the Margins?

文化：婦女、商人與邊緣

14:30 p.m. - 16:30 p.m., 22-8-1998

1998年8月22日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

Venue: 7332,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ft 13-15)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 7332 室 (升降機 13-15)

For details of the workshop, please call at 2358-7774

查詢電話：2358-7774

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福特基金會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與福特基金會訂於一九九八年八月九日至十五日在科技大學舉辦一個題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變遷」的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旨在回顧過去二十年西方社會學界研究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經歷的變遷的文獻，及其對社會學理論的貢獻。為此，我們邀請了六位在西方從事有關中國社會研究的社會學家有系統地把他們的領域中的主要研究成果介紹給三十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社會學家，希望藉此機會促進中西社會學研究的交流與合作。

研討會初步議程如下：

八月十日：政治經濟發展

主講人：魏昂德 (Andrew Walder) (香港科技大學暨美國史丹福大學)

八月十一日：社會分(階)層

主講人：邊燕杰 (香港科技大學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八月十二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主講人：Richard Madsen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

八月十三日：組織與制度

主講人：周雪光 (美國杜克大學)

八月十四日：城市社會變化

主講人：陳向明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校區)

八月十五日：家庭與婚姻

主講人：藏小偉 (香港城市大學暨澳洲 Flinders University)

上午主講人發言一小時半至二小時，之後與會者提問或發表看法，下午雙方進行討論，所有發言以國語(普通話)進行。

歡迎有興趣之台港澳社會科學家報名 (報名免費，旅社食宿費用自行負責) 參加，請於八月五日前通知我們，我們的傳真是：852 2335-0014；電話是：852 2358-7816 或 852 2358-7776；E-mail address 是：SOYIMIN@UST.HK 或 SOEJCTU@UST.HK.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涂肇慶 林益民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一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五)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一月一日。
- (六) 本刊不設稿酬。
- (七)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八)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馬木池。
- (九) 收稿地址：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蔡志祥先生收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讀者回條

姓名(Name)：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_____
電話(Phone)：_____ 電子郵箱(E-mail)：_____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十二期

華南研究會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潘淑華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清水灣道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香港科技大學 c/o Humanities Division
人文學部轉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南研究會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schina@usthk.ust.hk

本期目錄

譚思敏	一九九八年香港上水金錢村福德大王寶誕考察報告	頁 1-6
張兆和	瀉尾京族起源神話與跨境文化連繫	頁 7-8
楊寶霖	唐代嶺南貢荔小考	頁 9
香港歷史檔案處	香港歷史檔案處所藏的視像資料	頁 10-11
潘淑華	「華南社會組織與身份認同」講座述要	頁 11-12
活動消息		頁 12-15